

■奉邑风情

山区交通巨变

陈妙翠

我的家乡尚田镇馒头村,距奉化城区约25公里,是横山水库上游最偏僻的小山村之一。从小听大人讲,住在山区最大的困难是出门走路难。老人说:“十里横山九渡水。”横山山区水路长,却没有桥,过河要踏着石头丁埠通过,下雨天水大还得脱掉鞋子淌水过河,发大水看不清丁埠就无法过河,完全阻隔人们进出往来,学生无法进城读书,农民无论走亲访友或进城购买物资都无法进行,出行难是山区农民生活最大的不便。

在我童年时期,家乡的农副产品到城里销售,全靠肩挑、手提,如毛笋、小篮子、鸡、鸭、蛋、红薯粉、笋干、茶叶等,大家往往需要半夜起床赶路,挑着担子徒步到大桥市场,那时大桥街逢一六市日,在集

市上卖掉农产品后,带回日用食品回家,基本上没有空手赶路的机会,来回要走50公里路,非常辛苦。如有大件农产品,人们会做成竹排,如毛竹、树、柴、竹制品、毛竹椅子,放在竹排上,顺着溪流水向下游划,农民坐在竹排上,饿了就吃随身带的冷饭、年糕、咸笋,天黑了就去近村里投宿。沿途要经过险滩,一不小心就有生命危险,到了大桥上岸后才算安全,卖掉农产品后再走路回村,确实很辛苦。

直到1969年,横山水库建成,尚董公路通车,山区的交通有所改善,我们村民可以乘渡船,到水库对岸尚董公路虎哨王村停靠站等车,碰到里三乡董李、大堰、万竹乘车人多,便无法上车,也只能走到大桥或是回家改日再动身。后来随着经济发展,农民生活有所改善,有的农户买了手拉车,赶大桥

市的几户人家把要销售的农产品放在一起,前面拉车,后面推车,减轻了肩挑负担。

后来到了70年代前后,部分农户买了自行车,以车代步,自行车前面坐小孩,后面坐大人,书包架挂东西,山区的交通条件就这样逐步改善,再后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、柏油路,逐渐有了城乡中巴车,个别条件好的人家还开上了私家车,山区人民出行的道路越来越宽敞通达。前两年奉化城乡公交车相继开通,每个村都设立公交车站,70岁以上老人还可免费乘车,山区农民过上了出门可在村口乘车的幸福生活,尤其是地处大山、塔竹林的山岗小村,虽然山上只住着10来户老年人,但公交车每天都会经盘山公路进村,上下两班车,为这些老人的进出服务。

如今,山区农民出门走路难的问

题得到圆满解决。村村开通公交车是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一项福利工程。政府投入巨资修筑盘山公路,汽车弯弯曲曲开了上来,车票每张只要2元钱,这完全是为群众服务的。路通了也为山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,山区的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畅销各地,增加了农民收入,而进入山区的生活日用品也丰富了,山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。现在山区农民家庭也与城里居民一样家家实现了电气化。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,大家都说,当年共产党解放了山区农民,现在又使山区农民过上了幸福生活,我们一定要永远听党话,跟党走,使山区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。

70年开拓,不断刷新着奉化城乡的内涵,不断演绎着与宁波主城区的时空和心灵之融,而我们始终在其中与时代同频共振,与奉化携手前行。

■奉人纪事

茶香更赞领路人

汪安昌

四月初的一天,我们老年大学茶研班去五龙潭茶业基地采茶体验民俗。千亩茶园绿色茂盛,土壤肥沃,垄行平整,前来采茶的学生和单位团体络绎不绝,此情此景获得众多朋友和游客的点赞。

五龙潭茶业基地的茶叶生长名不虚传,但我更要点赞的是我们此行的带头人,奉化茶农的“活财神”、“茶叶之父”方乾勇,他是奉化林特总站的高级茶艺师,宁波市“五一”劳动奖章获得者,他一生钟情奉化茶业,是奉化茶农的领路人!

奉化有3万多亩茶园,300多户茶农,全由方乾勇负责技术指导。哪里有茶园,栽培哪种茶树,他的脑海中都有一幅清晰的地图。多年来,他奔走在各个茶园之间,茶农一个电话,方乾勇就会赶过去,以前交通不发达,他便靠步行和骑自行车,茶园多在山上,花一两个小时上山是家常便饭之事。

1979年9月,方乾勇感冒发烧,正准备去医院,西坞茗山前村村民丁国民要开发一片荒山种茶。方乾勇便和“老茶头”沈祖贻一起骑着自行车赶到近二十里外的荒山上,

烈日暴晒半天,直到天晚精疲力尽才回家。茶园起步,方乾勇每星期都要上山察看。老丁对种茶育茶一无所知,方乾勇从购苗种植、防病治虫,直至资金销路等都给予帮助。在方乾勇手把手扶植下,老丁良种茶场从20亩发展到180亩,又向外承包了200多亩茶,后来老丁发展成为奉化曲毫的中坚力量。奉化南山茶场董事长方谷龙、总经理张国瑞等人说起方乾勇,也都说奉化南山茶场有今天,与方乾勇的精心扶植密不可分。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,方乾勇的尽力付出,被茶农们亲切地誉为“活财神”。

艰辛换来曲毫香,一片丹心在紫壶。方乾勇如此钟情于茶叶,但他却没有一棵属于自己的茶树。他为奉化的茶业,贡献了自己的青春,奉献了毕生精力。2014年4月的全省“党组织闪光点言行之星”榜中,他是奉化的“茶代表”。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,他没有豪言壮语,却在平凡岗位上,脚踏实地地为茶农服务,山山吞否留下了他数不清的脚印,年近花甲仍默默无闻帮助茶农打开致富之门,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茶农和社会大众的尊敬和赞誉。

■我的故事

难忘的旅程

陈瑾芳

1956年我11岁,跟着母亲第一次离开故乡,去遥远的辽宁大连——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。从家里出发坐汽车到宁波,去买前往上海的船票,却被告知船票已卖完,无奈在宁波堂哥家住了3天,最终堂哥托了在宁波轮船公司的朋友才买到船票。印象中我们坐的是民主三号轮,下午4点上船,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才到上海十六铺码头。去大连的船票更难买,我们在上海旅馆住了整整7天,母亲每天半夜三更去排队,排了好几天才买到船票,最终坐了一天两夜的轮船,才到大连,途中花费了13天时间,刻骨铭心,也第一次感受到旅途之难。

过了几年,再次踏上去大连的旅程,当时宁波至大连轮船已经可以买联票了,来回需要7天,但20多天的探亲假去掉了三分之一。从宁波港上船到上海十六铺码头下船,要到金陵东路启票,再到公平路码头等待。凌晨4点下船到公平路码头,傍晚4点上大连船。这一天折腾得人吃不消。我们坐的是长锦轮,条件还不错,因要航行一天两

夜,所以船上不仅伙食好,还有许多活动,就如现在的豪华游轮出游一般,可以看日出,看鲨鱼,看电影,跳舞,打扑克,猜谜语,上图书馆看书等。

在大海航行不是顺风顺水,有时候会经历大风大浪。我晕船,胃里翻江倒海,恶心呕吐,什么都吃不下,上厕所都困难,真是活受罪,像生了一场大病,彼时我就会在心里默念,这次来了,下次再也不来了。直到大连下船,我还是脸色苍白,头晕目眩,站立不稳。到了大连的家,家里人不停地给我加强营养,海参、鲍鱼、干贝、苹果,十几天下来便吃胖了,可回宁波的船上一折腾,又瘦了回去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乘过轮船,坐过火车、大客车、小轿车、吉普车、快艇,好玩的有马车、牛车,就是没有坐过飞机。如今,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出行海陆空,上大连坐高铁只需5小时,坐飞机只需2小时,在机舱里看着蓝天镶嵌着棉花般的白云,身边还有空姐温馨周到的服务,真正感受到了旅途的愉快。



飞流直下

陈继光 摄

■岁月风铃

儿时珂鱼乐

邹烈成

数十年前在家乡读小学期间,每逢放学回家见到村后河道退潮水浅时,我就会快速回家,拿起家中旧脸盆、小篮子,卷起裤腿,奔向河边浅水处,专注地珂鱼、虾、蟹等各种河鲜。当摸到较大的河鲫鱼及满手把大的河蟹时,就会高兴地大声喊叫,似在向人们报告喜讯,真真是其乐无穷。像这样的经历至少有数十次之多,我常为能珂到多种鱼鲜让

一家人美美地吃上一餐而感到无比快乐。

记得有次星期天,巧逢河边退潮水,几个小伙伴就选择一段水草茂盛的河湾,大把捧起河底的淤泥,大块挖下河边带草的土块,筑起两道间隔六七米的“堤坝”,然后奋力将“堤坝”内的水,一盆盆、一桶桶泼出去,头顶着热辣辣的太阳,汗珠顺着面颊流下,星星点点的泥浆溅得浑身上下都是。随着堤坝内的水减少,里面便呈现出一片热闹的场景:

大蟹小虾愤怒地举起赤褐色的大螯,寻找撕咬的对象;浅水处的鲫鱼则翻腾肚皮,“啪啪”拍打水面,企图向水深处逃匿……此情状乐得我们嘻嘻直笑。谁料乐极生悲,堤坝内的水渐渐少了,承受的压力也渐渐大了,竟然决了“堤”,河水涌进来,我和小伙伴急忙抓起土块朝缺口处堵。有个叫阿岳的伙伴急中生智,抬起大腿挡住缺口,牢牢地将自个儿“钉”在那里一动不动……“堤坝”内的水终于被舀净。鲫鱼、小

虾、河蟹等,都成为我们的“俘虏”。披着夕阳的余晖,我们凯旋归家了。当晚的餐桌上,父母望着几盆久违的河鲜,喜出望外,同时叮嘱,河道可不是小孩子玩的地方,以后绝不能这么做了。

弹指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。当年那条给我留下难忘记忆的小河湾已被填没成了良田,这使我涌起一股淡淡的惆怅,那种野趣盎然的童年珂鱼生活只能成为永久的铭记。

■生活七彩

爬山虎

陈亚青

上街买菜的路上,旁边有间低矮的小屋,北墙挂满了茂盛的爬山虎,春风化雨时,它伸藤展枝,抽丝萌叶,长溜溜的足有好几米,把大半壁灰砖土墙隐藏在绿色屏风中,那枝条,像是从墙头伸出的一只只细长手臂,欲向地面俯拾,却总是够不着地。绿色蔓延,郁郁葱葱地覆盖了墙头,它们不断扩展领地,拥抱着墙。

在炎炎夏日中,爬山虎的绿色清凉惬意,赏心悦目。一缕清风吹来,墙上的爬山虎蓬松青翠,仿佛沐浴后少女的一袭长发,任由微风撩拨,飘逸轻扬,又好似少女肩上的绿色丝巾,随意中恰好相宜,我忍不住停下脚步,仔细观察,只见藤如柳条,从墙头倒垂,叶如凤尾,密密匝匝,捏住枝条尖端叶子,绛红中透绿,顺藤扶叶,

越往上的叶色绿意越浓,每片叶子对称处,裸露着一络根须,三五条,细小如发,卷着圈儿,旋着皱褶,也许是枝条凌空悬垂,生生地阻止了根须的攀爬缠绕。接近根部的老藤,看起来粗糙干瘪,皮色棕褐,是经历过寒冬腊月,风刀霜剑留下的痕迹,秋风扫落叶,春风吹又生,换上新装后的老藤,把岁月沧桑裹在绿衣里面,年年适时长出嫩枝条来,这是老藤孕育出的新生命,纵横发达的根系,通茎穿藤,不失时机地促成绿叶成荫。

看着簇簇拥拥的爬山虎,我想试着撷取一枝,却不想其韧性十足,顺手滑到浅绿的新枝条上,怎么掐都不断,只是破了表皮,仍连着主藤,是生命的尊严不可触犯吗?我收手,罢了,插瓶水养不是它的习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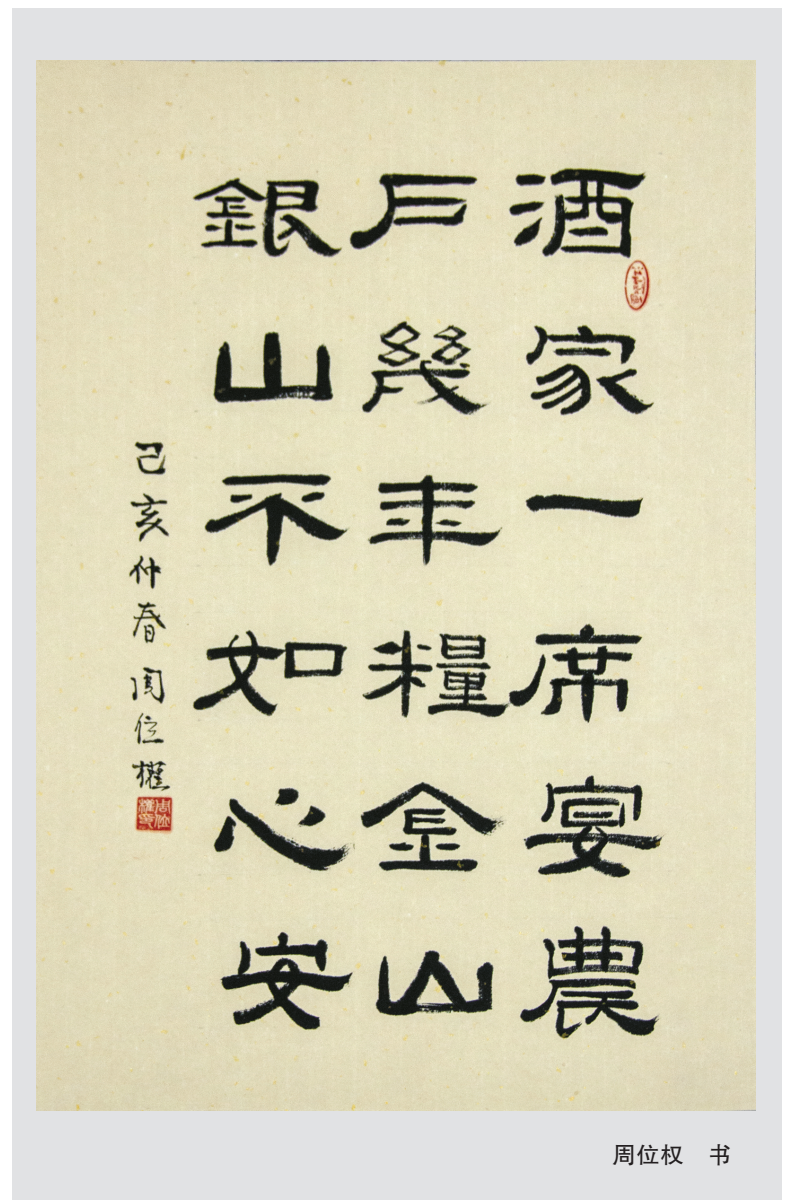
夏日气候阴晴不定,片云可以

致雨,一会儿的功夫,下起了雨,爬山虎的叶子被雨点刮打得浑身湿透,它们湿漉漉地耷拉着低下了头,席卷而来的雨水,将墙头变成泄洪水道,爬山虎根部表面的浮尘泥土,几乎流失殆尽,它们露根倒枝,风雨飘摇。不消一会,雨过天晴,日头火辣辣地炙烤大地,气温节节攀升,太阳下的墙壁,又开始聚焦烫手的温度,爬山虎被烘得藤卷叶卷。不过,夜晚似乎会暗暗洒下甘露,次日早晨,它仍舒枝招展,绿色依旧。不经意间,它已长出了黄色的花朵,粉面玉琢,点缀在绿油油的叶子丛中。

夏去秋来,爬山虎沾露打霜,墙上的碧波荡漾,犹如借来了枫叶的三分妖烧,慢慢地被深秋染成了暗红涌动,一眼望去,满墙如火如荼,以叶乱花,可惜西风紧,黄叶地,不久以后,藤上的飞红便会悄然隐退,摇摇欲坠半飘零,枯萎的叶子舍身

取义,留下有限的养分蕴藏在根基。当漫天雪花遮天蔽日,冬天的爬山虎叶落无存,满目苍凉,枯藤老枝,形如僵蚓,在西北风中,发出窸窸窣窣的低吟,给人平添瑟瑟发抖的寒意,路过此地,我捂紧衣领,三步并作两步走,或熟视无睹,或无暇一顾。难以想象,在这样突兀的墙头,风吹、日晒、雨淋,它们默默地捱过了难熬的冬天。

一年复一年,爬山虎变幻出四季分明的姿态和色彩,或朴实无华,或绿姿素容,或羞涩泛红,或枯容憔悴;它们耐力非凡,颇具沙漠胡杨、岁寒三友的特点,数九寒天,三伏酷暑,贫瘠薄土,穿夏度冬,逆境斗奇,无惧气候突变。藤上的叶子年年凋零,年年昌盛,春意盎然的时节,绿意深深,一年胜过另一年。我忽然喜欢起这墙头的爬山虎来,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却在眼前。



周位权 书